



乔淑丽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古典情节

往事如烟，一杯清茗的午后，一卷诗书的夜晚，一颗飘逸的心灵，那是辉煌之后的平淡，那是付出后的得到……



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



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

古 典 情 节

乔淑丽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典情节/乔淑丽主编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1995.6
(2010.4重印)

(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)

ISBN 978 - 7 - 5387 - 0912 - 4

I. 古… II. 乔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67715号

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

主 编	乔淑丽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陆 风
出版发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130062
电 话	总编办:0431-86012927 发行科:0431-86012939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毫米 1/32
字 数	1200千字
印 张	65
版 次	2010年1月第2版
印 次	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387 - 0912 - 4
定 价	298.00元(全10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 言

不要拒绝爱情，虽然她曾给你心间涂上了一层永远无法抹去的哀伤色彩，但无论怎样的情感历程，太阳照样升起，月亮依旧皎洁。往事如烟，一杯清茗的午后，一卷诗书的夜晚，一颗飘逸的心灵，那是辉煌之后的平淡，那是付出后的得到……丰富的爱情描述，激情而浪漫的情节，暧昧和充满遐想的酒吧空间，无不焕发出浓厚的时代气息，更有少男少女的朦胧体验……当我拿起笔的时候；我深深地陶醉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爱情和浪漫之中；当我为这个世界里如梦似幻的爱情深深陶醉的时候；我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。

本丛书所选的均是当代情感小说名家，作品反映当代都市青年的物质追求与精神寄托。作品语言生动细腻，清新雅丽，富有诗与散文的美，展示了女作家鲜明的内心世界和艺术风格；小说故事生动、情节真实感人。全书氤氲着感伤、忧郁、悲婉的氛围。这是一曲生命的恋歌，也是一曲爱情的赞歌。



目 录

古典情节	1
爱又如何	35
游戏人生	101

古典情节

蒋
韵





夏平和李东

夏平的指导老师叫李东。初次见面，李东说：“你真胆大，选了这么大的一个大题目。”

夏平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，就说，“我喜欢沈从文。”

李东看她老实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心想，傻×。

夏平不是李东喜欢的那一类型的女孩儿。夏平是个女人，脸上写满陈年旧事。

夏平这样的女人是树，砍倒了，每一圈年轮都是历史，李东对历史没有兴趣。历史布满陷阱，李东可不想失脚掉下去。

李东是个有妇之夫。李东的太太姓肖，叫肖虹。肖虹纯属本地风光，是土生土长的小城姑娘。后来，肖虹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美国去自费留学，月月写回一封令人肝肠寸断的竹报，直到有一天，在一间叫做“梅花楼”的中国餐馆，碰以了赵为止。

李东的朋友二米，在业大教中文，有希望做现当代室主任。二米拉李东来做毕业生的指导老师，先是诱之

以利，说，“一篇论文这个数。”隔着电话，李东看不见这个数是什么数，就说，“扯，不够老子一盒烟钱。”二米在电话那头嘿嘿地笑了，说，

“少是少了点儿，我也觉得寒碜。不过实话告诉你，今天你驳的可不是我的面子。如今我是身陷重围，我们这儿几个出类拔萃的女孩儿，天天缠着我说，‘米老师，你跟李老师是同学，怎么不请他来做论文指导？’我问她们，‘你们怎么知道李东？’她们回答说，‘天下谁人不识君？’”

李东哈哈大笑，笑得荡气回肠。李东在本省确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，不过离“天下皆识”怕是还有几世纪的距离。人们说起李东，都说他是“青年评论家”，虽然他的正式职业是教师。在一些月明星稀的夜晚，花前柳下，和涉世不深懂得风情的女孩儿谈论文学，实在是一件没什么损失的事情，何况还能捞外快。于是李东说，

“二米，要是看不见什么出类拔萃的女孩儿，你可得输我一条万宝路。”

夏平在五月里的一个傍晚敲开了李东的房门。她是一周里来访的第五个学生。拜见一个“名人的惶恐使她显得举止犹豫。这是一个无风的黄昏，天空和树木都难能可贵地露出了本来的颜色。暮春的气息象苏打粉一样使整个城市发酵。后来有人传说，这一天在穿城而过的那条河的西岸，有个练气功的人不幸走火入魔，也许这是一个预兆，但夏平毫无所知。夏平爬上了六楼，拙劣的人造革绅包里放着一沓同样拙劣的论文。





李东兴味索然。一周来这是他第五次受挫。李东在打开房门之前，想象了一下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女孩儿的形象，但外面站着的却是反差极大的夏平。这是一个意外，夏平的到来使一个通俗的故事渐渐走腔走板。夏平一脸的陈年旧事，属于她的故事早已在十年前就应该讲完。她站在李东面前，色彩黯淡，李东觉得自己掉进了时间隧道。

这天晚上，在一片日后被夷为平地的民舍中间，一个失恋的小伙子抱着负心的女孩儿引爆了腰间的炸药。两个小时后，夏平经过那里，看见了许多警车和围观的群众。

赵的出现

赵是一个混血儿。

赵的父亲是华裔，母亲是一个意大利血统的移民。赵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皮肤和眼睛的颜色以及南欧人的浪漫天性。但赵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东方人。一个身穿白纺绸裤褂，长髯垂胸，在青松长风下打太极拳的中国老人，差不多就是赵的人生理想。

赵在一个春天的黄昏走进“中国城”，事后他才知

道信步走入的这家餐馆有一个艳丽的名字：“梅花楼”。梅花楼外高挑着大红宫灯，装扮得有如一个暧昧的女人。赵走进去，捡角落里一张餐桌坐下。餐桌是竹制的，上面铺着绣了梅花的麻布。瘦伶伶一朵独梅，乍一看角是一大点血渍，赵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竹桌竹椅这种浅露的中国南方的情调。

赵叫了一客虾仁炒面和三鲜汤。赵用鄙夷的眼光瞧着那些一边吃炒面一边喝可乐的食客。

后来，赵听到一个声音，一个女人的声音，穿过广东音乐密不透风的缝隙，水一样磕磕绊绊流过来。女人说，

“对不起，可以坐这儿吗？”

等到他们步出餐馆的时候，发现外面下着雨。雨打湿了一街的灯光，一街的灯光在雨雾中少了一点人间的烟火气，迷迷蒙蒙之中，象是许多条通往无限的小径。

关于崔胜的故事

一九七〇年三月进厂的那个徒工叫崔胜。崔胜出身于一个市民之家，崔胜的家住在一条叫做“点膳所”的街道上，那里云集了许多这个北方城市中世代的老





住户。

崔胜的母亲，会炒喷香的山药丝，会做各种粗细面食。拨、拉、削、抿、擦，样样精通。崔胜母亲削面，铁锅里就翻飞起一片片薄如柳叶的银鱼。

崔胜母亲的娘家在汾河河谷，古来就是本省出名的肥富之地。那里的女人也是出了名的好水色好风情。那里有座山，叫绵山。当年有个叫介子推的隐士就被晋文公重耳烧死在绵山上。这事发生在公元前六百几十年，那一天，晋文公重耳望着绵山上一片火海不幸痛哭失声。在后来的电视剧中，晋文公身穿汉时的长袍，足登明代的皂靴，梳一个年代不明的发髻，一头从马上栽下来，做悲痛欲绝状。就是一部至少十二集以上的电视连续剧，但由于资金短缺致使该剧中途流产，这事发生在一九九〇年。

崔胜母亲嫁到城里去的那一年，那个城市中最大的一家火柴厂被日本人勒令迁出城市，迁往一个叫做平遥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在中国南方，日本人血洗了一个辉煌的城市：南京。

崔胜的父亲老崔在旧社会是“隆盛祥”茶叶铺里的帐房，新社会做了商店的会计。老崔终年累月在茶叶店里算帐，骨头缝里就常常钻出一缕一缕茉莉花的香气，象灵魂出窍。

崔胜家的墙壁上，悬挂着一些不同时期的旧照片，其中年代最久远的一张，是三人合影。照片上崔胜的父亲十分年轻，白净脸，一袭布长衫，端坐在那里，膝上

架了一把二胡。他身后，一左一右，立着两个同样年轻的穿长衫的男人，一人执箫，一个横笛，三人六只眼睛，紧紧张张呆呆板板越过几十年的岁月与崔胜相对。后来，1966年到来的时候，崔胜父亲就把它摘下来烧掉了。有很长一段时期，崔胜一瞥见镜框里四四方方那一小块空白，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也被挖去了同样四方的一块似的，冬季的北风长驱直入，象出入一扇没有玻璃的窗户。

崔胜从没见过真实的父亲摸过二胡。所以，他始终认为照片上的父亲是一个假象。那年箫、笛、二胡，无疑是一些道具。照片上的二胡，从没有干扰过他的生活，他对它熟视无睹，不知道它其实早已闯进他的命运之中。

事情发生在崔胜十二岁那年，那一年是1964年，在西北某个地方，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。有一天，崔胜在一个同学家里，看见了一把挂在墙上的二胡。他把它摘下来，放在膝上，当他的手指刚一触到琴弦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久违的亲切的旧事。

崔胜笨拙地抖动着琴弓，一些东西从发黄的遥远的旧照片上汨汨流来，形成一条河流，流过他的身心，流过他尖细的、贫血的少年人的指尖。往昔的生活不复存在，河流慢慢淹没了它，就象月光淹没掉了一片虚无的沙漠。他朝河的上游行走，他知道有一个秘密的源泉，藏在某一个抽象的地方。他听着自己的脚步，犹闻空谷足音。

事实上那是一把破旧的廉价的二胡，走腔走板，琴弓上的马尾也剩不多几根。它悬挂在别人家的墙上，尘



封灰染，等待着崔胜的到来，等待着唤起他遗忘多年的记忆。那个记忆来自崔胜未出生之前，来自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。那时他是一条鱼，一只鸟，或者一块石头，风吹日照之中，他听见了遥远的父亲在纤细的琴弦上奏出的千古绝唱。

夏平和李东

有个叫夏平的女人是崔胜的前妻。夏平是个小学教员。一九八五年夏季某个雷雨之后的夜晚，夏平提着一只色彩鲜艳的皮箱，回到父母家中。夏平对母亲说，“我们离婚啦。”

母亲对此事看法早在夏平的预料之中，母亲只是看了一眼箱子，说道，“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”

崔胜的故事对于李东毫无意义。李东感兴趣的是夏平叙事的那种态度。李东从中发现了一种久违的古典关系。这种发现始于她的论文，在读完夏平那篇杂乱无章、极其笨拙的文章后，李东说道，

“你是一块旧时代的化石。”

可以想象夏平感动的程度。她是那种脆弱的女人，崇尚古典爱情，因而追不上时代的脚步。当天晚上，夏

平差不多哭了整整一夜，夏平一次又一次地想，他说得多么中肯呀。夏平流着眼泪使自己陷入深深的感动和柔情中不能自拔。她回想着他的表情，他的语气，他嘴角上的微笑，她以一个垂死之人对于世界的那种眷恋之情来回想他、体味他。她想，是这个人总结了我的一生，不是别人。

夏平沿着自己的思路走向李东的世界。她想象那里苍凉寥阔，无边无际。有流向永恒的河流，有不辨轮廓的山脉，有落照西风，也有七月流云和颜色一片金黄的梵高的向日葵和麦田。

赵和一个大陆姑娘

1928年秋天，走在圣弗朗西斯科街头上的那个姓赵的中国孩子只有十四岁。他混在一群华工的队伍中，步履蹒跚，衣缝里爬满虱子。五十年后，他坐在一张白色的躺椅上遥想家乡，眼前一片鳞次栉比的铁骨钢筋的高楼，夜晚到来的时候，旖旎的灯光把夜空分隔成七零八落，一轮失了精血的月亮，永远使这个中国老人感伤，他总是想，柔情似水的家乡的明月，如今也不知苍老成什么样子了。



赵喜欢一切优美和旧式的东西。赵是一个时空的错误。他生在美国，拥有着美国国籍和一切美国习惯，却向往朴素宁静的田园生活。

这个女人身上显而易见的落魄使赵陷入某种幻觉。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，并非贫困所至。她的黑发白脸显得很干净，穿一件拥有中国图案的蜡染的旧衣服。在一个将要落雨的春日的晚上，赵意外地碰到了嘴唇鲜艳的东方女人。

赵说，“是大陆来的吗？”

在其后的一些夜晚，赵听她讲述着一些故事。这是一些远在天边的事情。她向他描述了一座尘土飞扬的城市，马车、驴车和载重卡车在同一条马路上行驶。一些高高低低的漏雨的房屋，活了太久的唐槐宋柏，深街小巷之中，女孩子们用大红大绿的玻璃绳架在手上翻出一些抽象的花样。她说，这是我的童年。

在赵的公寓里，肖虹不动声色掀动历史。肖虹是个聪明的来自小城的女人。肖虹在一种怀乡的温情之中，讲述了一个包裹在煤烟、灰尘、阳光和古典游戏里的童年。深街陋巷的上空，飘飞着自如棉絮的源远流长的童谣，这是一个小城姑娘的永远的背景。

几天之后，肖虹搬出了她与人合租的一间极其简陋的爬满蟑螂的房间，搬进了赵的公寓。从赵的公寓望出去，看不见遍地的垃圾。肖虹还同时拥有了几份待遇不错的家教的工作，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不再是问题。她终于从生存的煎熬和屈辱中挣扎出来，回想起刚刚过

去的那一段日子，她就有一种死掉了不止一次的感觉。

也不是没想过李东。李东离她太远，远在几世纪之外，在有些夜晚，她陷在羽毛褥中回想李东，觉得他只是个朦胧的水汽氤氲的东西。太阳一照，就蒸发殆尽。李东是一种精神，也许是灵魂，但如今她无可奈何地任他脱壳而去，就象灵与肉的最终分离。

路老师的谜

夏平的母亲是一个深居简出的妇女。退休前在一所中学教语文，大家叫她路老师，路老师其实不适于做老师，她最适合做一个有身份的太太，穿羊皮拖鞋，披晨褙，在每个早晨用一把大刷子慢条斯理地一下一下刷她乌云似的头发。但事实上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妇女，日日早出晚归，在公共汽车上把自己挤成一个零乱不堪的纸片。

退休之后的路老师几乎足不出户。她的沉默寡言是一本谁也读不懂的书。她长时间坐在牌桌前，摆弄着一副麻将，那是一副象牙质地的精致的东西，由于年代远，看上去暗淡发黄。路老师把它们一个一个倒扣在那里，排列成不同的几何图案。许多没有面孔的牌被组成圆形、